



無米樂， 無米也快樂！

顏蘭權與莊益增背離夢想的真實紀錄

文／蘇士雅 圖片提供／顏蘭權

七十五歲的老農夫崑濱伯，五十歲時瞎了右眼。他當時非常害怕雙眼失明，因為父親留下的債務還沒還清。經歷這個事件，他非但不責怪老天待他不公平，而是反省為什麼老天給他這種痛苦，他自信從未對神明不敬，也未做過殺人放火的歹事，唯一能想到做過失德的事只有一件：批發給人家的花生可能烘得不夠乾，或是花生沒有挑乾淨，讓商家賣不好。從此，他要自己對神明更尊敬，做事要更務實。



【生命】之後，一部以紀錄農民為題材的紀錄片【無米樂】也選擇在今年五月份，以上院線的方式和 眾見面。這部影片曾在公視放映過，並且獲得2004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2004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 眾票選獎、2004金穗獎-紀錄片優等獎。相信凡是看完這部片子的人，不僅感動於劇情的故事，更會對農民與土地產生一股濃郁的情感。

乾旱的夢土播種出真實的枝丫

1998年，顏蘭權捨棄歐洲的生活獨自返台。剛自英國取得電影／電視製作碩士學位，一心想投入電影工作，為此，她離開尚在巴黎攻讀博士學位的先生，捨棄婚姻成就夢想，該是多大的掙扎。

隔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許多關注本土的藝文工作者紛紛到受難現場進行記錄或是協助的工作，顏蘭權就在這個潮流下投入地震紀錄片的行列，一拍就是三年。地震紀錄片後，顏蘭權和莊益增攜手，以三十個月時間拍攝和剪輯【無米樂】，更將乾旱的夢土播種出真實的枝丫，並且茂密成林！

愛上被拍攝者，所以否定自己

以前，顏蘭權自我意識強烈，現在的顏蘭權則否定了自己。她說，她愛上了被拍攝者的

聲音、愛上了被拍攝者的容顏與感情，所以，她必須捨去自己。她說，她必須努力說服自己用更多的時間來記錄被拍攝者，用更多的時間與他們生活，用更多的時間跟他們呼吸同一種空氣。期待 眾看完影片後，心中烙下被拍攝者的生命情態，而忘記拍攝者的名字。

扛著攝影機追逐了五年，顏蘭權努力將鏡頭化成自己的視覺、嗅覺、觸覺，將那股流過心頭的淡淡的喜、淡淡的悲，樸實地送到 看者的面前；希望透過影像自身所流動出的情感，能夠在 看者的心中傳遞流動。持續流動，不要那麼快被感

官刺激消費出來。

但問題是，當影像被螢幕的框框圍住，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一場戲劇。

看者需要的是感人落淚的故事情節、誇大的衝突畫面，甚至必

須透過拍攝者感性、偉大的言語，透過影片結構刻意營造的情境氛圍，帶領他們走入一場紀錄片的演出，而簡單真實的影像力量，似乎不復存在。

Every film is a fiction film ?

許多紀錄片導演喜愛操控劇情，除了利用剪輯手法之外，還導演劇情內容。聰明的導演，計算精準的製造感動點，真誠的導演，讓被拍攝者毫無遮掩的流露真情。





台灣人對這塊土地共同的記憶與關懷越來越薄弱，「無米樂」期望讓每一隻台灣的腳，都能親近台灣的泥土味，讓每一個台灣的唇，永遠留著台灣稻米的香。

學特徵在於揭示真實。攝影機的鏡頭擺脫了我們對客體的習慣看法和偏見，清除了我的感覺蒙在客體上的精神鏽斑，惟有這種冷眼旁的鏡頭還能夠還原世界以純真的原貌，吸引我的注意，從而激起我的眷戀。



當紀錄片上院線開始成為風潮，「紀錄片」的真實性不可避免的遭受到許多質疑。

早期電影理論家包括潘諾夫斯基、克拉考爾和安德烈巴贊都一致認為電影是「真實的藝術」。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如此說：攝影的美

電影被視為「真實的藝術」，那麼紀錄片呢？它所標榜的「寫實」，無疑比「真實」更為真實！

依照過去人們對紀錄片的定義，它執行真實的紀錄，但「真實的紀錄」脫離不了「製造」這個過程，於是，法國著名電影理論家Christian Metz便說：Every film is a fiction film。這當然包括紀錄

面對逐漸西下的夕陽，老農的雙眼映滿綠油油的稻禾，點點陽光閃爍著剛剛出頭的金黃稻穗，老農佈滿皺紋的臉期待的神色，這樣的景象，也許在我們不經意轉身後，就再也看不見。



禪——就是不讓你反抗，你甘心忍受，農人都是如此忍受，像和尚修禪，靜靜的坐、靜靜的修，農人的勞動就是默默地修禪。

片在內。

吳乙峰【生命】成為被熱烈討論的紀錄片。主要原因是，片中的劇情除了真實人物的紀錄外，還加入了許多特意設計的橋段。甚至劇情中還加入了拍攝者介入引導被拍攝者的作為，於是有些影評者提出看法：「生命」這部片，從頭到尾販賣的應該是導演自己！

這部被喻為販賣導演的紀錄片，成為2004年台灣國片的票房冠軍。這個現象昭示的不僅是台灣劇情片不振的事實，更反映目前全球眾新口味的趨勢：真實入境的偷窺劇情。包含

美國、日本與歐洲許多國家，目前都流行在居家中架設攝影機紀錄被拍攝者的生活。以滿足眾與生俱來的偷窺慾望，猶如【楚門的世界】影片一般。

但是在【無米樂】中，我們看到的是真實的人生。

土地，是生命，是愛人！

【無米樂】記錄著臺灣的大米倉之一臺南縣後壁鄉三個老稻農的勞動與生活。由於受拍者對土地的情感深濃，手執鏡頭的拍攝者雖未



一季望過一季，好壞冬望著好壞冬，靜待收成的到來。就像以前的人抓魚，這池子沒抓到魚，就換別的池子，總是會抓到幾隻大魚。農人也是如此期待著。

主動置入引導，也自然有著貫穿全片的生動對話。對農夫而言，土地是生命，是所愛的人。被拍攝的主角崑濱伯，以一本破舊的筆記本詳細記載著插秧、施肥、下藥的點點滴滴，以作為下次每一次播種的參考。他說，「土地就像你所愛的人，她要吃冰，就買冰給她吃；她要漂亮，就買口紅給她。」他整天滿心惦記著田中的水稻，他說，「一個人若對土地不再有感情，就是要死的時候了。」

【無米樂】片長一百多分鐘，從頭到尾不時流露出令人感觸良多的言語，尤其有一段特別令人除了感動之外還帶著震驚！

七十五歲的老農夫崑濱伯，五十歲左右瞎了右眼。他當時非常害怕雙眼失明，因為父親留下的債務還沒還清。經歷這個事件，他非但不責怪老天待他不公平，而是反省為什麼老天給他這種痛苦，他自信從未對神明不敬，也未做過殺人放火的歹事，唯一能想到做過失德的事只有一件：批發給人家的花生可能烘得不够乾，或是花生沒有挑乾淨，讓商家賣不好。從此，他要自己對神明更尊敬，做事要更務實。

【無米樂】是一部相當「好看」的片子，看這部紀錄片，笑聲與眼淚參雜。雖然導演最初關注於「老農不死，卻逐步凋零；土地不老，也漸漸荒蕪」的大議題上，期望記錄下來台灣加入WTO後農村所受到的衝擊。但我們卻意外地從影片中農民的作息生活、信仰、生命哲學，閱讀了他們的幽默與智慧，以及現代人極為缺乏的自省能力。

延伸閱讀

【無米樂】預訂於2005年5月20日在台北市總統戲院上映。

走進「真實的」 夢境中， 《@夢》

文／邱燁

圖片提供／台北藝術推廣協會

結合3D動畫投影與舞蹈、音樂的「實擬幻境」，《@夢》結合舞台演出的臨場感與電影特效的聲光感受，一幕幕本該屬於夢中的場景，都被一一搬上了舞台。

的技術可算是駕輕就熟。結束了十二年的旅美生涯，她回到成長的台灣，察了現有的動畫發展後，決定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動畫創作之路。2000年，陳瑤在姊姊陳琪的協助下成立了「影舞集」，開始將動畫科技經由藝術的表達來呈現。隔年的《非愛情故事》，陳瑤與編舞家古名伸合作，將影像搬上舞台與音樂、舞蹈、戲劇巧妙結合，突破銀幕的平面視覺表現，製造出全新的舞台張力與趣味，也顛覆了舞台眾的視覺經驗，並獲得了廣泛的回響。



夢，反映了潛意識的世界，似乎只有透過夢，人們才能赤裸裸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帶任何矯飾。如果有機會到《@夢》的夢境中休息一會兒，讓冬天的北風悄悄刮過盛夏酷暑的焦躁城市、讓雲朵載著飛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讓所有的好朋友都從天而降。既然是夢，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夢》是《非愛情故事》的二

結合3D動畫投影與舞蹈、音樂的「實擬幻境」

在UCLA專攻影像，取得學位後就在好萊塢擔任動畫工程師，還曾參與無數國際廣告影片的動畫製作與專案設計的陳瑤，不斷創造出令人激賞的3D動畫電影特效，對影像創造